

青春话题

那些毕业时饱含离情别绪的人,免不了发酸说忘不了母校的一草一木,说每一处都有自己日常生活的足迹。事实上,除了“一草一木”,校园里动静皆宜的各种动物也是校园风景线中别样的一幕。

校园里的它们

■本报记者 韩琨

“乌鹊南飞”

在师大人眼里,北京师范大学有三大标志:木铎、美女和乌鸦。木铎是师大的校徽,师范院校历来美女众多,而乌鸦这种平淡无奇的鸟儿,居然得以与校徽和美女比肩,也从侧面显现出这座校园里乌鸦之多。

给母校起别名,是各高校学生对母校的主要调侃方案之一。师大最广泛的流传版本是“积水潭师专”,但也有同学笑着争辩:“这里分明是北二环外乌鸦养殖基地。”

李希在师大读书已经五六年了。说起校园里的乌鸦,她对去年深秋的一幕印象最为深刻。那时她在实习,公司离师大较远,加之早八点要到公司,因此六点前就要起床。李希回忆道:“冲出宿舍时天才微微亮,室友们都还在梦里。加上乌鸦一叫,顿时有一种悲壮感。”

在师大待了这么久,有没有幸运地被“天屎(从天而降的鸟屎)”砸中过呢?李希的答案是:当然。李希介绍道,每到冬天,校园内的乌鸦尤其多。有时候抬头望向已经掉光叶子的大树,枝桠上都立着不少乌鸦,“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甚至看了会觉得可怕呢”。

“所以迎新时,师弟师妹都会得到冬天最好打伞出门的忠告。”李希笑着说,如果平时被砸中,就可以心理安慰自己说还不好是刚洗完澡。那么,如果是刚洗完澡就被天屎光顾呢,还能怎么安慰自己?“哈哈,当然是赶紧冲回去再洗一遍啦。”

其实,行人只顾走路,即使被砸中也只是零星半点。相比之下,那些停在路边半天、自己又无法动弹的车子就悲惨多了。李希在微博上看到同学转发的一张照片,鸟屎覆盖了某辆小轿车的整个顶部,她不仅深深地为车主感到遗憾:“估计可怜的车主回来看到会崩溃。”

在学校东门的铁狮子坟公交站等车,李希经常看到乌鸦成群结队地掠过校园。每逢这样的场景,“乌鹊南飞,绕树三匝”这样的诗句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入她的脑海。

喵星人

有一家名为 ironfrog 的网站在做一件颇为



特约绘图:小蚂蚁

有趣的事。他们收集世界各地活动于图书馆内的猫的信息,然后制成 library cats map (图书馆猫之地图)以供查询。目前,该网站收集到的图书馆猫咪的总数共有 809 只,绝大多数居于北美,其中亚洲 3 只,分别是日本 2 只,韩国 1 只。

尽管该网站没有收录来自中国的信息,而说起图书馆里的猫,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猫馆长”了。尽管它已经长眠于地,但它在清华老图陪伴学生读书的身影,已经深深地印在众多清华人的心里。

今年 7 月初,清华大学图书馆官方微博发布了这只猫死亡的消息。这只毛色棕黑相间的小猫本是一只流浪猫,后被清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收养。因为长期在图书馆馆内活动,同学们就送了“馆长”这个称呼给它。得知了“猫馆长”的死讯后,学生们自发举行了悼念活动。

至今,研究生二年级的王可说起这位“馆

长”来还有些伤感。去年夏天备战司法考试,王可除了吃饭其余时间全部泡在图书馆。她说:“‘猫馆长’时常迈着优雅的步伐在馆内踱来踱去,好似巡视我们的自习状态一样。”有时,它干脆直接跳到王可自习的大桌上,伏在书本上安然大打个盹儿。

“偶然逗逗它,对紧张的复习来说是一种特别好的调剂。”王可说,在“猫馆长”还在的时候,每年毕业季都会有身着学士服的学生跑来跟它合影,火爆时还要排队,“大家都特别喜欢它,因为它确实陪伴了我们”。

清华有“猫馆长”,北大也有一只走学术范儿的猫。它是只经常活动于课堂上的断尾猫,有“学术猫”之称,也被叫做“哲学猫”。事实上,出没于燕园的猫可谓众多,学生们起了名字的就将近十只。

北大流浪猫关爱协会曾推出过一套“燕园

喵”系列明信片,颇受爱猫一族的欢迎。这套北大学生手绘图画里,有出没于公共浴室附近看来略有洁癖的“念念”,有爱徘徊在静园草坪哲学系附近的“五色梅”,还有爱喝牛奶的“特仑苏”……如果你在燕园里信步闲逛,可能低头就看到了这些喵星人。

“生态真好”

以山为校的香港中文大学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生物种类较为丰富。山间茂密的植被是鸟禽安家的乐土。校园里随处可见“中大留鸟”字样的标示牌,向人们提供校园内常见的鸟类知识。“我在学校网站上查到,仅 2003 年,校园里鸟类观测记录的鸟类总数就达 131 种。”在此读博的张逸告诉记者。

因此,对于她来说,在校园里看到自己或认识或不认识的鸟,已经是件极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在这里,她在以往读书地方不常见到的动物,是猴子和蛇。

就在前两天,从校外回宿舍的张逸像往常一样从地铁站走到校园巴士站附近等车。排队的她听着耳机里传来的歌声,冷不防被一只不知怎地就窜到身旁垃圾箱上的猴子吓到了。

“这只猴子大概是饿了出来觅食的,钻进垃圾桶里翻看有没有别人丢弃的食物。”张逸说,她见到猴子觉得还挺可爱的,不过她有位师兄在台湾读书,跟她提及过冬天猴子半夜溜进学生宿舍的事情。“师兄说那只猴子也是去找吃的,但是大半夜一只猴子突然出现在宿舍里,还是挺吓人的。”张逸笑道。

偶遇猴子的事被好友称赞校园生态真好,话虽如此,但张逸也有害怕的时候,比如遇到蛇。因为校园依山而建,山路弯曲盘旋,除了校巴这一主要的交通方式外,学校的各功能区之间都有若干便捷通道,其中不乏茂密林下的山间石阶。而走在这些小道上,张逸碰到过蛇。

“当时特别害怕,身边也没有其他人。那条蛇还会耸一耸脖子。我当时腿都软了,不敢动弹。”也许是中文大学的蛇也都见惯了学生,张逸碰到的蛇跟她对峙了不久,便翩然而去了,只留下心有余悸的女孩子在原地平复心情。

工科女的异国摄影展

■本报通讯员 李欢欢 邵华



刘璐瑶正在准备影展。

半年时间,一个 21 岁的小姑娘走遍法、德、瑞士、西班牙、荷兰、奥地利欧洲六国,并在德国举办属于自己的摄影展,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来自南航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刘璐瑶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了自己见过的世界。和工科女给人的一般印象不同,刘璐瑶很爽朗,玩转文艺青年和工科女的双重身份。

工科女也文艺

身为工科女,刘璐瑶很热爱自己的专业。大三的时候,因为兴趣,自己和同学组了个团队,当起了负责人带领团队进行一个省级科创的项目,主要是制作射频识别系统的天线。

经历一年,刘璐瑶坦言自己和团队遇到了许多困难,但队员们都没有打退堂鼓,而是坚持了下来。她发现实物和想出的结果差很多,必须要变换条件重新计算参数,然后再在电脑上进行仿真,可是每次都会有误差,她们这样不停更改,改了两个星期。最终经过努力,团队制作出了设备天线。

同时,刘璐瑶表示自己热爱旅游、热爱摄影。大三下的时候她到巴黎进行交换,自己在学习之余便和同学一起到周边的国家旅游。6 个月的时间,她走过法、德、瑞士、西班牙、荷兰、奥地利,开始自己的摄影之旅。

“我喜欢以自己的视角去感受、去发现那些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在旅途中摄影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等你老了或者过几年再重新回味那些照片的时候,你就会

很开心也很感动。”刘璐瑶告诉记者。

在德国办个人影展受好评

谈起喜欢的国家,她直言是瑞士。“因为瑞士是摄影的好去处,有幽静的森林、宏伟的雪山、澄澈的湖泊,还有风景如画的村庄。影展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也是我在瑞士的琉森湖拍摄的,夜晚下湖面的波光粼粼在单反镜头下更加富有魅力。”刘璐瑶说,由此她更热爱摄影了。

刘璐瑶坦言,自己的摄影水平在瑞士的时候得到很大进步。因为场景的不停变换,所以不得不一直换光圈。令她记忆犹新的是在瑞士的琉森湖拍夜景的时候,因为夜晚光线不好,所以拍出的照片很模糊。本来她都快要放弃了,可是遇到了一位摄影大神,在他的帮助下,刘璐瑶表示照出的照片比眼睛看到的还要美,这让她意识到调节参数的重要性。

在德国举办个人的摄影展,大大小小展出的几百张照片,是她对环游欧洲独特的体验。走过六个国家,拍出了几千张照片。她介绍影展上展示的照片用拍立得拍出的有 100 多张,五、六寸照片有 30 多张,16 寸的照片有 20 多张,因为平时她就会将好的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站,所以在挑选照片的时候并没有花费多大功夫。只要轻点她的社交网站,斑斓的世界便扑面而来。

影展为时三天。因为是第一次影展,从选照片到装相框都是刘璐瑶自己亲力亲为。影展是在一家民宿举办的,据房东介绍影展取得了不错反响,来欣赏影展的人都对她的作品赞不绝口,听说摄影师是个 20 刚出头的中国小姑娘,更是对她大为欣赏。

刘璐瑶说她下一个目的地是泰国,她的梦想就是走遍世界,深度体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她会一直行走下去。

哈佛周记

剑桥:历史与智慧之城

■郭英剑

哈佛所在地剑桥(Cambridge),是一座美丽的小城市。要想把这个小城的历史说清楚,不能不提新英格兰和波士顿。

新英格兰(New England)是一个地区,指美国东北部所涵盖的 6 个州,即马萨诸塞(简称麻省或者麻州)、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罗德岛和康涅狄格。1620 年,这里成为了英国拓荒者最早踏入美国的地方。10 年之后,那些清教徒就开始在今天的波士顿地区安家落户,组建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波士顿是美国麻省的首座城市,也是麻省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 63 万,位列全美大城市第 21 位。同时,波士顿还是“大波士顿”(Greater Boston)地区的中心城市,就包括了像剑桥这样的小城市。就地理位置而言,剑桥位于波士顿的北部,查尔斯河从这座小城穿流而过。由此可见,剑桥可以说是“大波士顿地区”的一部分,但却是一个独立的城市。

只要一提到剑桥,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英国的剑桥大学。麻省的剑桥,就是为纪念英国的这所大学而命名的。而有时候,为了区分两者,也有人把美国的这座小城翻译作坎布里奇。人们都知道,剑桥之所以蜚声世界,与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MIT)这两所顶尖名校有关。但实际上,剑桥历史之悠久,与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历史密切相关,它的存在早于美国建立。

据史料记载,早在 1630 年 12 月,剑桥就被当地人视为是一块风水宝地,且是抵御外来船只进攻的军事要地。1631 年春,人们开始在这里搭建房屋,并把这个地方称为是“新城”。到了第二年,这座城市正式被命名为大写的“Newe Towne”。剑桥最初的建立者,就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 700 位清教徒。他们不仅建立了剑桥,还建立了波士顿等城市。

那时的剑桥,不过是个“村庄”而已,方圆 8 英里(13 公里),其核心位置就是今天的哈佛广场——剑桥著名的商业区,这里商店林立,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而剑桥建立之初,哈佛广场更像是一个大卖场,农民们把各种物品带到这里来出售。此外,还有一些人在此从事房地产、投资和贸易等活动。

1636 年,马萨诸塞湾殖民者建立了一所名为“新学院”的学校,选取的校址就是“新城”。这所学校就是哈佛。1638 年 5 月,“新城”被改名为剑桥,以向英国剑桥大学表达敬意。因为时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首任长官、剑桥教堂的牧师、哈佛的第一任校长、哈佛的第一位捐赠者约翰·哈佛,全都毕业于这所大学。

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当地人大多住在今天的剑桥公地和哈佛大学附近。剑桥公地是一个公共公园,离

哈佛广场很近,对面就是哈佛法学院所在地。1775 年,乔治·华盛顿从弗吉尼亚来到这里带兵打仗,就是在公地安营扎寨,因此,这块地方被视为是美国军队的诞生地。

从 1790 年到 1840 年的 50 年间,剑桥发展较快,比如建立了西波士顿镇,把剑桥与波士顿联结在了一起,从此人们到波士顿就不用再绕十几公里的路了。1846 年,剑桥成为了一座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剑桥的中心也从哈佛广场转移到了今天的中央广场。

19 世纪中期时,剑桥逐渐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中心,作家与文人云集。他们通过新的文学形式与诗歌,带给了美国文学新的气息。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像朗费罗、洛威尔等在美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

虽然剑桥在上世纪 20 年代已经是新英格兰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但随着大萧条以及二战的到来,她逐渐失去了工业地位,更加凸显了其作为学术与智慧之城的鲜明特色。在历史发展中,哈佛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剑桥这座城市生活与文化中的重要角色。1916 年,随着 MIT 的迁入以及后来的发展,更巩固了剑桥作为美国智慧之城的中心地位。

剑桥属于美国最开明的城市之一,当地或者周边城市的人们喜欢戏称其为“剑桥人民共和国”。当地人也被称作是“剑桥人”(Cantabrigians)。Cantabrigian 这个词来源于中古拉丁语,是从最早指称剑桥的“Cantebri-gge”发明而来,因此它既指两所大学(剑桥大学或是哈佛大学),也指两所大学的所在地(英国的剑桥与美国麻省的剑桥)。而在麻省的剑桥,“Cantabrigia”这个词,还出现在了城市的大印之中。有意思的是,在 19 世纪,曾多次要把剑桥并入波士顿的计划,但都遭到了当地人的拒绝,最后未能成功。

当然,剑桥最著名的,除了哈佛与 MIT 之外,还有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隆基音乐学院(Longy School of Music)等 7 所院校。而且,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也位于剑桥。据有关统计,在全部近 800 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至少有超过 130 位与剑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剑桥这座小城,方圆 7.1 平方英里(18 平方公里),其中,6.4 平方英里为陆地,0.7 平方英里为水域。人口 10 万有余。剑桥的居民中,多为白人、非裔和亚裔,其中白人所占比例超过 66%,非裔美国人超过 11%,亚裔美国人则超过 15%。其中亚裔所占比重高于其在美国的平均数。因此,在这里见到亚裔,特别是华裔,听到人们在说着流利的汉语与普通话,一点都不奇怪。

学子情怀

世界职业男子网球协会(ATP)上海网球大师赛终于在 2013 年 10 月 13 日落下了帷幕,这也意味着志愿者的生活完全结束。回想这 11 天,有期待有忐忑、有兴奋有沮丧。我们是一群勤劳的萤火虫,每一天都在无数次的补水和送毛巾中结束;我们是一群恪尽职守的萤火虫,每一天看着天王们在我们面前来来往往都只是默默地注视;我们是一群快乐的萤火虫,枯燥的志愿生活中我们总能在撕包包装纸和打扫场地中制造笑料。

人人都说上海网球大师赛这段日子是一年中最所有志愿服务中天气最好的时候,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偏偏是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天气。10 月 8 日,台风“菲特”来袭,暴雨滂沱,一泄如注,狂风怒号,在我们的教学楼变成水上建筑的时候,在其他学校的鱼儿从池塘游进教学区的时候,我们的大巴正卷着一路水花奋勇前行,历时 3 个半小时终于抵达目的地。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通往餐厅的水泥路地处下坡,积水直没住膝盖,非大巴不能进入,我们的志愿者二话不说脱了鞋子,卷起裤腿,蹚着水,顶着风,湿了衣裳头发为大家领回了这来之不易的一顿饭。

除了每天两三点睡六七点起以及只能在堆积如山的毛巾中休息的艰辛,最令我们自豪开心的是我们可以给天王纳达尔备场,可以给“香蕉蓝莓怪”孟菲尔斯准备他最爱的蓝莓味佳得乐和香蕉,可以给“毛巾怪”纳达尔和瓦林卡准备一整箱毛巾……瞧,我们还根据他们不同的喜好给这些闪闪发光的网球明星们起了不同的绰号。而且这些绰号的含义,只有我们这群志愿者能够快速心领神会。

虽然我们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些心目中的偶像,默默地为他们服务,但是他们依然给我们带来了这段美好的回忆。

我明白,志愿者的这段经历,于我们而言,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场比赛。在它结束之后,我才充分感受到它的魔力——它总是隐隐牵引着我的心。时不时跳出来,让我措手不及。在我经过网球场的时候,在我听到网球击拍重声响起的时候,在我看到球拍挥起完美弧线的时候——那种感觉,瞬间击中我。那些画面一幕幕轮番浮上我的心头,那些天,我们穿着荧光绿的志愿者服装,轻轻的,丑丑的;但是它在我们生命年轮留下的刻痕却重重的,美美的。很暖很亮,像是一道光,指引我在迷途中的方向——这就是它的魔力。ATP 已悄悄改变我们的生命轨迹。(作者系上海体育大学学生)



剑桥市政大厅

郭英剑摄